



揭秘药代内幕： 拼人脉拼资源 多种方式贿赂医生

医疗反腐风暴不断深入，多地医院丑闻不断，业内人士用“风声鹤唳”形容当下的医疗圈现状。记者日前采访到医药代表、医院、医药公司、行业专家、医疗行业从业者等多方面人员，揭秘医药代表不为人知的内幕。

有人认识院长，成立药代公司全家卖药

一位曾在医药公司工作多年的人士告诉记者，医药代表的基本工资不高，低的只有2000~4000元，收入主要靠提成，每年收入十几万元很常见，提成高的药代一年上百万元。

该人士称，医药公司总体上分为两种，一种是药厂，是生产厂家，属于医药工业；另一种是医药商业公司，主要做药品采购和分销，掌握各地的销售配送渠道。也有药厂成立自己的商业公司，但规模一般较小。

一个行业现状是，医药商业公司在各地的“地政资源”已经很成熟了，有自己的配送网络和客户资源，也有仓库。

药厂需要依托医药代表把药卖出去，主要是卖给医院。

“平时我们说的医药代表，大多指的是药厂和医药商业公司的人，不过也有两种特殊类别。”上述医药公司人士称，一些药代挂靠商业公司，比如A的亲戚是某医院院长，做医药代表会有特殊渠道，此时A就会选择做药代，挂靠在医药公司。医药公司出于扩大销售，也愿意接受这种模式。另一种是小型商业公司，比如B的亲戚也是医院院长，他就可以成立公司，把身边的亲戚朋友发展成医药代表。

据媒体报道，一位药代介绍，其日常工作还包括和医生

打电话，以及去门诊和病房拜访医生。医生白天工作繁忙，他和同事们还会去夜访。夜访频率也是一些公司对医药代表工作的考核指标之一。“我们的工作说到底是要花时间了解医生，晚上去医院和医生聊天，就是一种方式。”

另一位药代称，以药为例，一款新药想要进院先得找到对应的科室主任，打点好了科室主任，科室主任会给一张“临采”（临时采购）条子到药剂科，那么医药代表需要再找到药剂科，疏通药剂科的关系，“这时就得加大给两边的好处，让他们同意药品进院”，这就是所谓的“进院费”。

药代拼人脉拼资源，多种方式贿赂医生

根据记者的采访，对常见病来说，同一种病有多种药可以用，每种药还会有多个厂家。医院药品采购时就面临选择，采购还需要经过院长、科室主任、药事委员会等负责人，很容易滋生腐败。

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，药代贿赂的方式有的给钱，甚至情色交易。巨额贿赂以后，双方的利益关系变得稳定。有些医药代表和科室主任，形成了很铁的关系。特别强大的医药代表，会和院长产生了利益深度绑定。

记者梳理发现，医院院长被查实、被举报权色交易的案例有很多。比如，今年3月，中山市纪委监委发布了中山市坦洲人民医院原党总支书记、院长罗勇的“双开”通报：经查，罗勇丧失理想信念，背弃初心使命，对党不忠诚不老实，对抗组织审查；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违规收受红包

礼金，进行权色交易。

一位医药代表告诉记者，药代还会按照药品利润率给医生去分成。如果医生表明会提单子，或者已经提单子了，药代会有好处表示。在药品或耗材不断消耗的过程中，药代也会按照销售量给医生提成。其中最挣钱的是设备和耗材，一台设备几百万上千万的都有。

“其实做得好不好，就是拼人脉、拼资源”，另一位新入行的药代接受记者采访时说，他明显感到，有的药代和医生关系好，收入就比较多。据媒体报道，由于药代推广药品离不开利益输送，有医药代表的工作开展遇到诸多困难，最终在2022年选择了转行。

这种畸形的行业现状，有时候影响是极端的。云南省纪委监委网站近日的一篇公开文章提到，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铲除盘踞该县医疗卫

生领域近20年的行贿“毒瘤”。根据《云南日报》今年2月的报道，过去两年间，景东全县13个乡镇卫生院院长、3个分院院长全部“沦陷”。景东县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，全县医疗卫生行业有403人主动说明问题、退赃、上交不当得利。

一位业内人士认为，实际上不能说所有医生都有腐败，都主动拿回扣。作为医生，只能开医院清单上的药，采购药品时院长、科主任都同意了，医生只能接受。有原则的医生，最多是不开这些药，但有时也没办法，开了就会有回扣。

“最容易滋生腐败的是流通环节。”一位医疗行业资深专家告诉记者，在药品流通环节，医药企业和医疗机构之间的交易过程，比较容易产生腐败。

(顶端新闻)

挂号“黄牛”调查： “你挂不上，我有办法”

“要号吗，要号吗……”去过三甲医院的人们，应该都听到过挂号“黄牛”在路边揽客的声音。在当前医药反腐风暴的大背景下，“黄牛”、红包等医疗不正之风再次成为舆论焦点。

“黄牛”的办法

互联网时代，预约问诊从线下转移到线上，老年人操作不便，家里的年轻人就成了挂号的主力，孙淼(化名)就是其中之一。即使非常有抢号经验，每次都瞄准时间盯着医院放号平台，她也有几次抢不上号。

此时，她会首先选择挂医院开出的特需号。就家中老人常去的医院来说，普通号是50块钱，特需号就是300块钱，价格高且不能报销。按孙淼所说，知名医院及科室的特需号比普通号好抢，“一般盯着就能抢到”。

但有时，她的家人会选择另辟蹊径，转而求助挂号“黄牛”。

在北京一家三甲医院门诊外，时常盘踞着一批“黄牛”组合，通常由一对母子组成。老太太时不时在路旁询问路人“要号吗”，得到肯定回答后把人拉到远处和负责操作的“黄牛”面谈。

一名“黄牛”开出了她的价格。选择副主任、主任和知名专家分别要支付60元、80元、100元的挂号费和400元、500元、600元的“服务费”，特需号共1000元起，需要提前付200元定金。她还建议，不要选择挂周末号，光是挂号费就比工作日要贵，加上服务费至少要600元，“钱都交给医院了，不划算”。

“现在都约满了，医生到点就下班，你挂不上，我有办法给你往里面加号。”这位“黄牛”一边展示自己和客户交易成功的聊天记录，一边保证肯定能在本周挂上号。

除了加号，还有的“黄牛”用患者的身份信息实名制抢号。

一名“黄牛”提到，如果不指定医生可以保证本周挂上号，而指定医生则需提前五天预约，不能保证本周挂上号，因为“在系统里抢号，不一定能刷出那位医生的号”。

熟悉的面孔

交谈过程中，有“黄牛”提到，她一直挂这家医院的号，对这家医院心血管内科很熟悉，哪位医生看哪种病，什么时间段出诊，她都了解。“你看看病人是哪种病情，想换瓣膜还是搭支架，是心衰还是高血压，可以和我说，我给你挑大夫，给你发名字和简介，要哪个我就给你约哪个。”

另一名“黄牛”也提到，如果没有指定的医生可以推荐医生，无论是冠心病还是心律失常，都能挂上相应医生的号。

“在我这挂号，如果你看不上医生，我带你进去找他。”该“黄牛”说。

不仅挂号“黄牛”对医院和医生熟悉，这家医院的执勤人员对这些“黄牛”也很熟悉。

医院保卫处安排执勤人员在门诊外站岗巡视，其中一项职责就是抓“黄牛”。据执勤人员所说，这些人每天早上都会来，赶走之后第二天早上还会来。

至于如何看出哪些人是挂号“黄牛”，执勤人员直言自己有经验，“来来回回就这么几个人”。

今年5月23日，国家卫生健康委、国家中医药局联合印发《改善就医感受提升患者体验主题活动方案(2023—2025年)》，《方案》提出，优化预约诊疗平台，推行实名制预约，加强退号、失约管理，严厉打击“号贩子”。

在地方，各地打击“号贩子”的行动也一直在持续。去年8月，江苏省纪委监委推动相关部门组建专案组，开展医院“号贩子”问题专项整治，同时指导省、市卫生健康部门派驻纪检监察组和在市各大医院纪检监察机构，严查快处“号贩子”背后“医贩勾结”腐败典型问题。

(中新)